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  
第四十回 交址女子隨貢使來京 揚州道姑關生魂入腹

且說小鈺和玉卿鬧到二更時候，玉卿道：「好住了，我丟過兩次，身子乏了。你去和荃妹妹玩罷。」小鈺說：「別忙，他才來，生分的，怕害臊。若是勉強了他，明兒決要回去，以後就不肯來了。須得慢慢的挑引他，等他自己發心願意，就好下手了。你若不是這首《寡鵲詞》，我也不敢冒昧惹你的。如今既然姐姐乏了，就歇息歇息，睡一覺再玩罷。」果然停一會，各自睡熟了。

佩荃只脫了裙子並外罩皮襖，餘外通沒脫去，蓋著二條皮被，覺得很熱，又且先前並未溺完，小肚子裡有些脹，就輕輕起來解了個小解，轉身坐在炕沿上，趁著月光，瞧他兩個臉對臉兒緊緊摟住，睡得很熟。心裡暗想道：「我若要圖個清白，明兒托個故回了家去，永不再來，就不上他的當。若住在這府裡，總不能免。但遇見了這樣的溫存俊俏郎君，當面錯過，又覺可惜。到底該怎麼樣才是？又不便和別人商量，實在委決不下。」正在暗想，只見小鈺醒了，掙眼瞧見佩荃，問：「妹妹為什麼不睡？」佩荃道：「才起來坐桶，正要睡呢。」就把被揭去了一條，依舊和衣睡下。

玉卿也醒了，起來小解了一回。兩個睡下，又幹起那斯文事來了。小鈺道：「姐姐，你這番回了南，不知幾時再來京呢？」

玉卿歎口氣道：「這個難說，或者竟成永別也未可知。」說罷，兩人各各傷心，淌下淚來，減了興，就不幹了。拉著被蒙了頭，在被裡輕輕的說話，聽不分明。這下半夜三人通沒睡著。

到天明，各起身梳洗，同桌坐了，用過點心。停一會，正在吃早飯，見翩翩走來，說：「老爺叫上房老媽來請二爺說話，我不便說在這裡，含糊回他，先去了，特來報知二爺。」小鈺聽了，便道：「二位請先用飯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走到太太房裡，見賈政坐在炕上，說：「今早接到安國王來表，說要遣使入貢。」

還有個女子略習拳棒，要隨到中國來比較勇力。這個該怎樣批發？聖上問我，我一時不得主意，特回來和你商量。」小鈺道：

「安南就是古越裳氏，後改稱南交，秦屬象郡，漢時置交址、九真、日南三郡。光武朝，交址女子徵側、徵貳反，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了他，立銅柱為漢界。唐宋以來，屢叛屢封，原是個反側的蠻獠，去中國很近。如今這女子敢要來比勇，諒來有些本領。又怕比較輸了，有獲罪譴，所以托名人貢。其實是來探聽強弱的，若不許他，似乎懼怯了。須得准他來京為是。」賈政就帶他進朝面聖。奏明批准入貢角力。他國連著廣西、雲南地界，算來夏間就好到京了。

小鈺奏過，回到家來，告知玉卿道：「方才在朝裡得個喜信，山東河院奏，二月初，黃河堤決，流入運河，把一切閘身通淹沒了。漕院也奏請將糧船暫泊黃河南岸，待秋間水退才好開放，諒來民船也不能南去。姐姐又好在此園耽擱了。」不一會，婉淑也來說這話，玉卿聽了暗暗喜歡。小翠聽了十分愁悶，但是無可奈何，也只得靜候。

從此，小鈺常常和玉卿談笑快樂，佩荃雖仍舊住在凌波垞，卻另占了個房屋，不和玉卿同房同炕了。住的日久，漸漸熟分。

眉來眼去，都有些情況了，只不曾沾染實事。

到了四月初頭，果然貢使到了。貢的是：白雉一對，猩猩一對，狒狒一隻，蒙貴二隻，丹砂十斤，沉香十斤，珊瑚二十枝，蘇合油十瓶，蟒蛇膽四個，庵羅果二盒。表文極其恭順，兩員使臣也很小心。帶來一個女子，年約二十多歲，名喚李泥滿刺加，臉色帶紫，中等身材，眉目卻很俏美。跟隨十名女婢，通是武裝。要請當殿和武員及侍衛們比力。

皇上御了便殿，召小鈺過地坐在旁邊錦墊上。選了上等大力的武員二十人，站在階下。聖諭別用器械，只用空手比較拳勇。那女子連放倒了十二個武員，侍衛內中跌死共有六人，有個香山侍衛教習大臣姓焦，因他力氣大，可敵十隻老虎，就取名十虎。身長九尺二寸，腰粗八圍，黑面紫須，十分威猛。瞧得惱了，趕將過去。提起鉢盂大的拳頭，照著他頂門使勁兒打將下去，女子側身一閃，打了個空。他就在焦十虎小肚子上一拳，順勢把腳在他小腿上一鉤，轟的一聲，像一座石山倒了模樣，已是不能轉動的了。搶過四個侍衛，抬了出殿，餘人你瞧我看，不敢上前。女子咪咪的笑，口中哩哩嚕嚕不知說些什麼，諒來是誹笑各人無用的話。

小鈺站起身，奏過聖上，走下殿來。那女子雙眼注著小鈺的臉，把手亂搖，口裡又是哩哩嚕嚕的說不個住。小鈺問通事官，他講些什麼？通事道：「他說長大粗丑的尚且打敗了，千歲這樣柔媚相貌，年紀又輕，身量又小，他的手勁兒大，怕打壞了，怪可憐的。叫換個人來罷。」小鈺笑道：「你告知他，我就是剿滅十萬倭寇的平海王，力氣最大，不怕打壞的。既承他這樣疼愛我，我也不忍打他，只叫他知我的勇力就是了。」

傳過了話，就搶近身去。他還是搖手，小鈺就兩手拿住他的手，反圈住他的後腰，輕輕提將起來，仰面放在石地下，自己坐在他肚腹上，輕輕把手在他臉上打了幾下。他笑嘻嘻說了些話，小鈺站起身，他也待爬起來，小鈺就提了他一隻腳，捏著拳頭，做個要打他陰戶的樣子。通事忙傳他的話道：「他已服千歲的神勇了，要求放了他，莫打這個軟嫩地方。」小鈺笑笑，放了手，招他到階下跪著。通事官又傳他的話，奏道「他心服王爺的神勇，情願留京，求王爺教習一年，才回國去。」皇上就著通事傳旨道：「這位王爺身兼將相，事忙得很，那有工夫教他？叫他回國去自己用功習學罷。」通事又和他咯嚕了一回，奏說：「他已領旨，只求到王爺府裡拜望一番，明兒就和使臣同去。」皇上即命小鈺領他到家，賞他個筵席。

小鈺就遵旨帶他到家，叫他拜見太太奶奶，他咕哩咯嚕笑說個不住。王夫人說：「這個蠻女不比倭國的纈玖，可怕得很。竟像猩猩、狒狒一般，留不得在家的。」小鈺說：「他明兒就回去的。」太太點點頭，也不留他坐，叫小鈺領到怡紅院來。

園中眾姐妹都來瞧他，他見了許多如花似玉的美女，喜歡得很，拉拉這個，扯扯那個，口裡不住的咯都咯都說話。眾人問：

「纈姐姐，你懂得嗎？」纈攏搖頭道：「他這口音又和我國不同。」眾人看了有些害怕，通散了回去。

玉卿悄悄和小鈺說：「這個野人，骯髒髒，千萬別同他鬧那個事。若是鬧了，連你也是髒的了，我斷斷不再近你的身呢。」小鈺笑著點點頭。宮女丫頭就擺上酒席，把大金杯斟上酒，他一口一杯，喝得很快，上的菜碗碗精光。盈盈見他食量大，就到廚房裡拿了一個蒸豬頭來，他就身邊拔出小刀，一面割一面吃，登時吃盡。金荃故意換斟上燒酒，他也是一杯一口。小鈺道：「別儘管灌他了，一會子醉了，撒起酒風來，鬧個不了。上飯罷。」宮女就擺上飯來，又是一隻白煮小羊，一大盤白切肉，二尾大魚，他依舊吃個精光。共吃了十大碗飯，才放下箸，乘著酒興，抱住小鈺亂親嘴。

丫頭宮婦都嘆道：「別和這野人似的嘍嘴，怪髒的。」小鈺哼了他一聲，他才放了手，把眼向著小鈺細細瞧了一回，口裡不知咯嚕些什麼，復身又來抱住了小鈺，伸手往褲襠裡亂捏。

小鈺生了氣，把他按倒在地板上，就解他的腰帶來拴住了手，拉下褲子，把兩腿翻到肚子上，就用他自己的小刀子，向他陰門做了要戳進去的勢兒。他才害怕，怪聲大叫。小鈺笑道：

「你們瞧瞧，他卻還是個處女哩。」又拿刀向著他谷道做個勢，又在臍眼、心口、喉嚨口做勢嚇他。嚇得他宰豬似的叫喚。小鈺笑笑，待要放他。宮梅說：「慢些，慢些。」忙把一個李子塞進他的陰戶去，正在拍手大笑，誰知他會鼓氣的，把陰戶一呼一吸，這李子像彈丸離弓的一般，飛將起來，恰好打著了宮梅的嘴唇，濺了滿臉藥水，眾人笑得打跌。小鈺道：「何苦來？你說我親他的嘴就是髒的，如今你嘴上塗了許多騷藥，反不髒嗎？」宮梅氣得臉青，跑到外邊把肥皂水洗了又洗，擦了又擦。

小鈺放他起來，他還把小鈺的臉上亂嗅。小鈺拉他出外交給通事官，說：「你叫他快快回驛館去，若再黏纏，我就把小刀子捅他的陰門，斷不饒恕的。」通事便和他講明，他才知害怕，就回了回館。

明日使臣帶同他進朝，叩辭回國。皇上只收了蒙貴、庵羅二物，就分半賞賜小鈺。餘貢通發還，賞國主細緞珠寶等物極多，並使臣女子通有厚賜。那蠻女臨行還拉著小鈺的手，戀戀不捨。

小鈺回家講給眾人聽，藹如說：「獠俗好淫，即此可見。」

闔府通嘗著庵羅果的滋味，真是鮮美異常，不愧名品。蒙貴一隻，就養在怡紅後院，且不必細說。

過了半個月，焙茗叫二門老媽傳話到上房，說：「前門尼姑庵來了個道姑，揚州人，善會關魂，其靈無比。」王夫人高興起來，就叫喚到府裡。在上房後軒燒了符，念了咒。脫去裙子，躺在炕上，又把褲子扯下引起，露出臍眼。說：「魂到了，就在這臍眼裡說出話來。」園裡眾人齊到，只有小翠推病不進來。先是淑貞要關祖父、父母的魂，道姑昏昏睡下，像死了的一般。少停，果然腹中說起話來了，說道：「方才簷頭神說：

『周大人已封做陝西城隍，合家通隨任去了，無從關請。』無緣無故，硬拉我來回覆。」這話小釵聽了詫異，問道：「你這口音熟得很，可是翠妹妹麼？」應道：「是我，我在後院瞧石榴花，碰見簷頭神，被他扯了來的。」婉淑也驚道：「想是你死了麼？」應道：「我好好的，何嘗死呢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不好，今兒著人去喚他，他原說身上有病，莫非就咽氣了？」忙叫老婆子快去瞧瞧。玉卿也著起急來，慌忙同小釵、婉淑趕往園去。肚裡說：「我去了，去了。」眾人都驚都呆呆的，不作聲。道姑翻個身就坐起來，問：「還要關那位？」王夫人說：

「且慢，且慢。」不一會，小釵飛跑的笑進房來，道：「他在那裡睡午覺，夢到後院子裡瞧花，撞著簷神領了來的。如今呼喚醒來，已是坐起的了，並沒什麼事。」果然小翠同著婉淑、玉卿一齊都走將進來了。王夫人搔搔頭，說道：「別鬧神鬧鬼罷，把人都嚇死了。」就叫賞道姑二兩銀子，叫他回去罷。道姑謝了，就告辭出外。

小釵尾他到上房門外，悄悄帶他進園裡來。在怡紅廂房，要關瓊蕊的亡魂。那道姑重又燒符念咒，躺著睡去，且說這怡紅院裡最愛頑皮的宮女中，第一算宮梅，丫頭中第一算英英。

那宮梅自從前日吃了這蠻女的虧，心中懊悶了多日，今番不敢來鬧玩兒的了。英英卻是一般的玩性，見道姑似死非死，昏迷的躺著。就笑嘻嘻解開他的褲子。瞧他下口很寬，亂毛叢叢，便道：「好大傢伙，可惜年紀已有三十多歲，相貌也很平常。

不然二爺落得弄他一下，橫豎他不知道的。」裊裊笑道：「你何不學宮姐姐，塞個李子進去玩玩？諒來未必也像蠻女會鼓氣的。」正在說笑，忽聽見臍眼裡叫聲：「二爺我來了，感謝二爺種種恩典。但是賞的金銀衣飾通被我父母留下了，只買了一口材，一塊小小墳地。隨身著的都是些半舊衣裙。幸喜二爺多情多恩，上年中元節裡又替我虔心追薦，仗了佛力，聞說今年五六月間便好投生去了。只是受恩深重，後會無期，怎能得報效二爺呢？」說罷，哀哀痛哭。小釵也掉下淚來，問：「你將來投生，生在怎麼樣的人家？」答道：「這個不知道，那裡自己做得主來的？」小釵又問：「你若投生，可能到我府裡來別別我嗎？」答道：「今兒是簷神帶我來的，自己一個那裡得能進來？」又哭道：「簷神催促不許久留。二爺保重，我去了。」